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026
31 August 1977
CHINESE

第二〇二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勒普雷特先生	(法国)
<u>理事国</u> ：	贝宁	洪加武先生
	加拿大	巴顿先生
	中国	陈楚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冯韦希马尔先生
	印度	贾帕尔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本哈亚勒先生
	毛里求斯	兰普尔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里奥斯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莫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伦纳德先生
	委内瑞拉	洛佩斯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九月一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七年九月七日。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的限制。

上午十一时三十五分会议开始

向前任主席致谢

主席：在讨论我们今天上午的项目以前，我要执行一件非常愉快的任务。我代表安全理事会和我本人，谨向主持我们七月份讨论的中国常驻代表致谢；他主持会议胜任愉快，显出了他杰出的品质。在他主持之下，我们安理会一致通过了两个决议：向大会推荐接纳吉布提共和国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为联合国会员国。我不必再在此重提这些决定的重要性。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局势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387)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接到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要求参加讨论安理会的这个项目。按照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我提议邀请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等国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通过。

应主席的邀请，塞浦路斯代表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希腊代表帕普利亚斯先生，土耳其代表蒂尔克门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也要通知安理会，我接到土耳其常驻代表的信，信内转送韦达特·切里克先生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一封信，信上要求准许在举行辩论时发言。如果安

(塞浦路斯)

全理事会各理事国不反对，我提议按照临时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切里克先生在适当时候发言。

现在安全理事会将审议议程上的问题，我请安理会注意 S/12387 号文件，它载有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全文。

在请今天我的名单上第一位发言人塞浦路斯外交部长发言之前，——我对他表示欢迎——我首先应当向八月三日突然去世的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表示悼念。

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 (塞浦路斯)：主席先生，我首先要谢谢你对我们的故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表示哀悼。非常感谢你。

自从一九七四年七月和八月土耳其侵略塞浦路斯以及土耳其部队继续占领塞浦路斯领土百分之四十以来，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已经屡次讨论塞浦路斯问题。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都已规定了公正解决这个问题所应遵守的基本原则。大会一致通过了第 3212 (XXIX) 号决议和第 3395 (XXX) 号决议以及第 31/12 号决议；只有土耳其投了反对票。安全理事会除了其他决议外，也一致通过了第 365 (1974) 号决议其中认可了大会第 3212 (XXIX) 号决议，并通过第 367 (1975) 号决议其中规定了塞浦路斯希族和土族双方代表谈判的程序——占百分之八十多数的希族，和占百分之十八少数的土族。这些决议和其他的联合国决议要求所有国家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要求停止一切的外国干涉，要求毫不迟延地撤走一切外国军队并迫切地使难民安全回返家园。这些决议也规定在联合国秘书长亲自主持和指导下，塞浦路斯希族和土族代表进行实质的、有意义的谈判，以期自由地达成一项基于两族基本合法权利为彼此所能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另有重要的一点是：在提到谈判的那段的下一段，特别促请有关各方避免采取片面行动，尤其是那种会改变塞浦路斯人口结构的行动。

在联合国针对塞浦路斯问题各项决议的所有规定中，土耳其就是对提到谈判的那一项规定说了些空话。安卡拉特别选择这一规定是别有用心不怀好意的。它

(塞浦路斯)

打算把要求它的部队从塞浦路斯撤走和使难民回返家园的主要规定——土耳其蓄意忽视的规定——弄得含糊不清，主张这种撤退和这种回返要取决于谈判的结果。

但是，决议中所说的谈判目的是明显而不含糊的。谈判的目的只是关于内部方面的问题，不是关于撤退外国军队和难民回家的问題，这两个问题，根据决议，应该在谈判之前实现的，不是在谈判之后。因为，塞浦路斯的人民，不论血统为何，怎么能够使一个外国停止侵略和停止占领他们的国家；而且，当一支强大的军队占领着他们的领土同时又有20万难民的困恼问题存在，如何能期望他们来自由地谈判他们的前途？

在同一时候，安卡拉——它操纵土族塞人谈判的立场——绝不允许展开一种有建设性和有意义的对话。安卡拉的目的是明显的。土耳其就是用这种办法来造成一种既成事实来巩固它在占领区的地位，同时它想蒙蔽全世界，使全世界以为它通过两族谈判真正在寻求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办法，从而抵制要求它让步的压力。

会谈和谈判开始到现在已有两年半，显然没有遵照联合国有关决议所规定的必要条件，因此谈判决不会产生结果。谈判唯一有利之处只是帮助土耳其掩饰既成事实，以没有阻挠会谈作为幌子。

在刚过去的二月，共和国总统故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与土族塞人的领袖登克塔什先生举行过两次会议，在解决问题方面产生了些乐观气氛。他们在二月十二日举行并有联合国秘书长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同意了一些方针，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两族谈判的一种突破。他们同意：共同目标是创造一个独立的、不结盟的两族的联邦国家。在这个国家内，基本原则例如迁居自由、居住自由和所有塞人的财产权利应该加以保障。他们也同意：每个族管理下的领土，应该参照经济的能力或生产力和土地所有权来讨论，并同意：中央政府的权力和职责应以保障国家的统一为主旨。

这些方针是打算给谈判的代表提供任务规定，根据这个规定对塞浦路斯的宪法和领土问题求得政治解决，这正是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各决议的规定之一；至

(塞浦路斯)

于决议中其他完全与土耳其有关的塞浦路斯问题的规定，应由土耳其去执行；这包括要求撤退外国军队，停止外国干涉，以及难民平安回返家园。

我国政府当时十分怀疑土族塞人的领袖是否真心诚意地同意这个方针还是只为了战术上的理由，企图抗拒各种加到土耳其的压力，要它体现一种合情合理的态度，以便会谈作出可能的进展。但是，希族塞人方面是希望有这种进展的；他们作了重大广泛的决定，在维也纳谈判时提出了一幅地图，对问题的领土方面提供了双区的解决办法。在这方面，我要提醒安理会：土耳其方面指控说，谈判进展的主要障碍就是希族塞人方面拒绝接受两区联邦。这个地图的提出是在安卡拉和土族塞人的领袖通过第三方面提出保证以后，他们保证说，土族塞人的谈判人员对这地图将作出积极反应并说，他将清楚明白地指出他的一方对领土问题所采取的立场。

接受联邦制度，并决定在维也纳以两区办法为解决领土问题为基础提出地图，这实在是希族塞人方面的重大让步。但是，这种诚意和协调的态度却因土耳其的不协调态度而完全不起作用。土族塞人的谈判人员，违反从前安卡拉和土族塞人领导人所提出的保证，对于所涉领土问题没有说出他们的观点。该谈判人员说：

“我到维也纳来既不是要归还点什么，也不是要说出我们打算保持不放的是什么。”

此外，关于问题宪法一面他所提的提议，又违反协议的指导方针，指导方针明明白白说的是一个保障国家统一的联邦，但他的提议事实上却规定创立两个分开的联系松懈的国家。土耳其的提议至多是旨在成立一个散漫的联邦。

土耳其在会谈中的态度，毫无问题是安卡拉——我已经提到过，它在这些会谈中操纵土族塞人的立场——对于通过会谈来达成解决不是真正有兴趣。自从安理会通过了第367(1975)号决议；建立了两族谈判的办法以来，已经在维也纳和纽约举行几次会谈了。可是，为了这种或那种理由，用这种或那种借口，令人焦虑的事实仍然存在：土耳其方面，在土耳其侵略塞浦路斯三年之后，在谈判过程开

(塞浦路斯)

始了两年半之后，它对于塞浦路斯问题——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的领土争执问题还是不肯表示它的想法并且拒绝如联合国各决议的规定在一种有意义的和实质的方式下进行谈判。

安卡拉并不想通过两族会谈来公正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它认为最好是假装谈判，因为它可用谈判的程序作为烟幕来欺骗世界舆论，利用这段时间来造成既成事实，并巩固以武力造成的实际情况。

自从两族会谈开始以来，安卡拉和它的占领军，在同其傀儡土族塞人领导密切勾结之下，竟发出一项非法宣言，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它所谓的“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并采用一种所谓的宪法；根据这个宪法，希族塞人被认为是外国人，而土耳其的移民倒被认为是这个伪造的“国家”的公民。

在同一期间，占领军利用剥夺、侮辱、骚扰和身体暴力等战术，几乎把大部分希族塞人，从占领军的控制地区驱逐出去，他们是土耳其一九七四年八月入侵的第二个阶段后仍然留在卡帕斯地区的。更进一步，安卡拉大规模地把数万殖民者从土耳其移居到塞浦路斯作永久定居。受到武力阻止不能返回世代传下的家园的200,000万希族塞人难民——占塞浦路斯人口的三分之一——所拥有的房屋、土地、店铺、工厂、旅馆和一切物品都被分配给殖民者以及经劝说或因其他理由由南方移住北方的土族塞人，以实现安卡拉的政治目的。此外，教堂也受到抢劫和亵渎，储藏的古物不是受到破坏就是拿到外国出售，而且，各城、村、街道和其他地方的希腊名字都被改为土耳其名字，极力打算用人为的方法改变这地区的古老特质。再提一项重要的事情：就是所谓“土族塞人联合邦”的邮政地址是在土耳其的一省梅尔辛，它的货币是土耳其里拉而不是塞浦路斯镑。

安卡拉对塞浦路斯的阴险计划一日比一日明显。它的计划是扫除塞浦路斯占领区任何有希族人存在的痕迹；分裂塞浦路斯岛，并对被占领地区作事实上的并吞，以满足它目前的地缘政治目标。这种全面目标是它的一切非法和不人道的行为的

(塞浦路斯)

动机。土耳其的官员或土耳其大使的否认是无法掩饰土耳其真正的意图的，因为事实胜于雄辩。

安卡拉使用各种策略来实现这些目标。策略之一就是一步一步造成既成事实，称为“蚕食”策略，这个策略可使安卡拉实施其对塞浦路斯和人民的计划而只引起个别国家、国际组织和世界舆论的尽可能最有限的反应。另外一个策略，就是如果个别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土耳其提议采取的片面行动表示关切，它就向它们一再保证不采取这种行动，但实际上在同一时间，它暗暗地还是去进行，也许只是推迟一些时候。

安卡拉还使用另一种策略，就是提出过份的要求以制造危机；经过国际或其他压力后，它把要求再稍稍减低以安抚每一个人——当然，不幸的塞浦路斯人民自不在内。因为在此期间，安卡拉还会另行侵犯他们的合法权利以促进它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扩张计划。

(塞浦路斯)

安卡拉在战术上的第四个策略是，按照具体的时间和情况把它行动或不行动的责任推到土族塞人的领导人头上，或者相反地让土族塞人领导人把责任推诿给安卡拉。这种策略已经明显得欺骗不了什么人，因为大家都明白谁控制着占领区。这就是安卡拉同它的40,000 部队、坦克车和刺刀。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日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先生宣布土耳其政府决定进行法马古斯塔这个新建城市的殖民计划，又有当时土耳其副总理居内什先生到现场访问的具体表现，于是，土耳其制造既成事实的政策和安卡拉的轻蔑和无视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的决议，便都达到了极点。要是我们让土耳其进行这种新的挑衅，便只可能成为对两族间谈判的最后致命的一击了。

法马古斯塔这个新建城市的地位不在计划中的阿蒂拉防线之内，但城中居民在土耳其坦克挺进之前都因恐怖而四散奔逃。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土耳其军队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土耳其侵略的第二阶段后便封锁了该城，并由土军司令员下令任何人都不准进城。一般人心目中合理地形成的、也是安卡拉蓄意造成的印象是，法马古斯塔这个新建城市将继续关闭，将来要交回给它的合法居民。

在联合国方面，一般预期是这项发展本来要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间实现，由于那时没有实现，一般预期将在一九七五年两族谈判开始时实现，作为安卡拉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第一步。

同这个一般理解相反，据路透社消息，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日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先生于一次内阁会议后说：“我国看守政府正在为复兴塞浦路斯港口城市法马古斯塔的新区进行准备工作，该地自一九七四年土耳其介入以来……一直关闭着。”他又说：

“……由于该地区一直关闭着，便令人产生了一种印象，以为土耳其把该地摆在一个陈列橱窗里作作样子，表示要对解决塞浦路斯让步”

他继称，他的政府“已经着手消除这种印象”。

(塞浦路斯)

其后几天内，土耳其当时副总理居内什先生巡视了法马古斯塔这个新建城市，为该城的殖民化和定居计划开了绿灯。这又说明了，对塞浦路斯被占领区内作出一切重大决定的不是土塞两族领导人，而是安卡拉的土耳其政府。

由于把法马古斯塔归还给合法所有人是双方协议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任何办法的基本先决条件之一，而这一点是土耳其政府所明知的，所以宣布法马古斯塔殖民化计划和开展这项计划的进程，导致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结论：土耳其无意要用谈判方式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土耳其这种举动使人确实有理怀疑安卡拉在两族间谈判上是否真正想要作出让步，并使那些一直听它保证最终将把法马古斯塔归还给其合法所有人的人们严重怀疑它的诚意。

土耳其政府对于向安卡拉提出的抗议在七月间保证说：它将不进行对法马古斯塔禁城内的殖民化计划，埃杰维特政府的决定并不拘束土耳其新政府。尽管如此，八月中旬土耳其军队仍然把这禁城中通称为康士坦夏区的地区，开放殖民。这个地区内希族塞人所拥有的康士坦夏旅馆开放为烹饪学校，又宣布计划要从九月一日起任人搬进附近的100幢公寓房屋和毗邻的商店。康士坦夏地区内的希腊名称和街道名牌都被撤除，并以土耳其名称取代。

预兆更恶劣的是法马古斯塔这个新建城市中的主要通衢肯尼迪大街位于康士坦夏区以外，贯穿新城，现亦改称为“桑贾尔将军大街”，大街上一路已装置了20个标示新名称的路名牌。此外，最近几周来，有人看到土耳其工人在这围着的新城内忙于修缮路灯和电话亭，显然是要为此城做好准备接待新的非法居住者。

上述情报是可靠方面根据第一手资料发出的，并从权威地报导的土耳其官员和土族塞人官员的声明中得来的。我确信如果请联合国秘书处向理事会提出报告，它会证实这项情报的。

我要引述刚才提到的一些声明和新闻报导中的话，以便理事会能对这个不祥的形势作更深刻的评价。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土族塞人领导登克塔什先生宣称：

(塞浦路斯)

“瓦罗沙位于土族联合邦之内，不能弃置不顾。要让我国人民利用它，所以要抓该城的管理工作。欢迎在该区内拥有财产的非希腊人和非希族塞人来重操旧业。”

根据自称为“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部长”科塔克先生的一项声明，

“埃杰维特先生（一九七四年）当政时就订出法马古斯塔殖民化计划并开始建设有关工程，在伊尔马克先生担任总理期间工程就完成了。第一阶段期间难民定居在城西居住区……”。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居内什先生说：

“我担任土耳其政府代表时，我们主要处理的是马拉什（瓦罗沙）的问题——马拉什又名法马古斯塔。现在要执行把马拉什开放给我国人民的决定了……大家原以为马戈萨的马拉什区（法马古斯塔）是位于土族塞人区之外，这个错误的看法大概在我访问期间就变了……”。

一九七七年八月三日法马古斯塔所谓市长博拉·阿通先生说：他

“……要继续帮助土族联合邦当局使流离失所的土族塞人在瓦罗沙恢复过去生活”。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三日，伊斯坦堡《居奈丁日报》报道称，瓦罗沙新城“不久将开放为旅游和定居地区。”八月十七日该报又报道说，法马古斯塔新城中行政当局划分为八区中的第一个区，也就是康士坦夏旅馆所在的一区，已开放给公众定居，它说：“该城其他各区正在迅速进行整修。”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八日，所谓土族联合邦造房和复兴部部长哈基·阿通先生证实瓦罗沙共分为八区，并宣布“康士坦夏旅馆所在的一区包括一个有100幢公寓的街段，订于一九七七年九月一日正式开放”——这也就是明天。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六日土族塞人领导人登克塔什先生在向法马古斯塔的土族塞人和土耳其人谈话时，

“强调当前法马古斯塔问题的决定性，并说，对土族塞人社区来说，瓦罗沙

(塞浦路斯)

同凯里尼亚和尼科西亚一样重要。他总结时宣称，他们的领土即使是一英寸也不会给予希族塞人”。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四日的《星期日时报》中的一项摘录最能说明这一点：

“法马古斯塔老城城墙以南，希腊人所有的康士坦夏旅馆已经开放为烹饪学校；按照已经宣布的计划，要让人搬进几个大型公寓住宅街段。事实上，登克塔什政府早已开始进行让人在瓦罗沙居住的工作。冲突发生以前，约有 5,000 名土族塞人定居在该城老区之内……市长博拉·阿通说，法马古斯塔土族塞人现约有 25,000 人。他说，大多数是居住在瓦罗沙城外从前属于希腊人的房屋。所以，该城约有五分之二已有人居住。他说，剩余部分是沿着海滩的一排旅馆和后面的航运和住宅区……行政当局已经把瓦罗沙划分为八区，据官员们说，他们将按修缮进展情形，逐步开放”——这是土耳其惯用的伎俩。“他们说，开放康士坦夏旅馆和烹饪学校以及它四周地区是第一步……”。

我刚才收到一份电报，其中有查格拉扬吉尔先生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三十日——也就是昨天——就法马古斯塔问题所作的声明。声明说，

“希族塞人就马拉什瓦罗沙地区问题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是不恰当的。由于康士坦夏旅馆经过两年的修缮，现在不过开放作为旅馆管理学校，所以很难猜透就塞浦路斯的马拉什区问题而求助于安全理事会的目的何在。希族塞人要向这个借口来求助于安全理事会，是不恰当的。”

但这个声明接着说：

“这一地区是在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的行政管理之下。它同土族联合邦的其他各地区并无不同。”

我要在这里提醒理事会，这个伪联合邦没有得到任何一国的承认，在它号称成立之初安全理事会就以第 367(1975)号决议拒绝予以承认，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并予以谴责。查格拉扬吉尔先生声明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他一清二楚地暗示无

(塞浦路斯)

意不进行前已宣布过的殖民化计划。土耳其作为法马古斯塔和塞浦路斯其余被占领区的占领国的责任是很明显的；在它认为适当的时候就要进行法马古斯塔新城殖民化计划的意图，也是一样的明显。

鉴于我提到的不祥的事态发展，我国政府才请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希望安理会采取迅速有效的措施，以阻止并扭转法马古斯塔殖民化进程。法马古斯塔的殖民化除了会发生其他严重的影响之外，还会使两族无可谈判，不能再为塞浦路斯问题找到解决办法。关于这一点，可以提一下七月二十二日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的名义所发表的声明：

“秘书长对于埃杰维特先生在还担任总理期间就瓦罗沙问题所提议的步骤的声明，表示关切。这种步骤如经执行，必然会造成严重局势，并会对未来谈判的进程发生消极的影响”。

我国政府在决定向安理会紧急提出这个问题以前，已经用尽一切可用的外交手段，不使法马古斯塔城遭受殖民化的威胁。我国政府是在根据可得到的证据十分明白地看到法马古斯塔的殖民化已经逐渐系统地开展，而向安卡拉一再抗议亦无济于事之后，才求助于安理会的。

我必须很坦白严肃地提出一个郑重的警告：如果我们容许法马古斯塔殖民化，它就会对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前景作出一个致命的打击。虽然争论的地区面积不大——当然在这个地区内仍有50,000人居住——也不牵涉到实际战斗问题，但上述事实都不可以用来掩饰目前的严重局势，不然这便等于扩大并加剧当前的侵略，公然违反国际法、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的各项决议、一九四九年各项日内瓦公约、欧洲人权公约（土耳其和塞浦路斯都是缔约国）、赫尔辛基最终议定书。这个局势一方面同南非的班图斯坦化进程、另一方面又同我国附近外国占领下另一地区的居民点问题，极为相似，并涉及同样问题和同样原则；它们都在许多国家、联合国许多机构和其他方面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强烈的抗议和谴责。

我认为，这个机构有权利也有义务采取有效措施，确使它自己的决议受到尊重

和贯彻执行，并确保不让这个局势进一步恶化下去，以致在塞浦路斯和这一区域内造成对和平的破坏。塞浦路斯的局势非常危急，对整个区域的和平来说，还酝酿着严重危机。塞浦路斯政府相信，如果要确保塞浦路斯的和平，便不能再迟疑而不执行大会一九七四年第3212(XXIX)号决议，一九七五年第3395(XXX)号决议、一九七六年第31/12号决议，以及本理事会第367(1975)号决议。

如果对土耳其的专擅不法行为再事容忍，就会使问题更形复杂，因为它就会变成不能解决，对整个地区的和平和安全都有可怕的后果。安理会对法马古斯塔应该紧急采取的第一步骤是预防性的——但也是必要的——行动，以便将来采取切实措施，来执行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的决议，特别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第365(1974)号决议，其中安理会对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表示赞同。

在此，我要提醒安理会，现在悬而未决的事项是一九七六年第31/12号决议，其中大会希望：

“安全理事会将考虑采取适当步骤以执行其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第365(1974)号决议。”

这项决议对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表示赞同，并敦促有关各方尽早予以执行。

因此，我国政府紧急呼吁安理会担负起《宪章》规定的责任，采取当前局势所要求的有效措施：第一，扭转法马古斯塔这个新建城市的殖民化进程；第二，确保立即切实有效地执行联合国有关塞浦路斯的各项决议，特别是要求各国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规定，以及要求停止对其事务的一切外来干涉、从塞浦路斯撤出一切外来军队、让难民在安全的情况下回返家园等规定。

只有对塞浦路斯问题的较广阔的各方面，更具体地说，对法马古斯塔局势的当前问题都采取这种切实有效的行动，安理会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捍卫者，才履行了它的责任。受到冤曲的塞浦路斯人民正在焦急地等待着。

主席：我请希腊代表发言。

(希腊)

帕普利亚斯先生 (希腊) : 主席先生, 在您出任安全理事会主席之际, 让我向您表示我国代表团最热烈的祝贺。 我们认为, 阁下杰出的才干、威望以及对联合国事务的丰富经验, 都是阁下定必圆满地主持这场辩论的保证。 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很高兴地看到法国—— 这个同希腊拥有密切历史关系以及紧密而深厚友谊的国家—— 的代表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 我也要感谢安理会让我参加讨论。

我们要向塞浦路斯代表团致意, 我们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表示悼念, 整个国际社会都对他的逝世感到痛惜。

安理会在今年六月举行了一连串会议仅仅两个月以后, 现在又再次开会, 当时它以第 410 (1977) 号决议延长了联合国塞浦路斯部队 (联塞部队) 的任务期限。安理会所以不得不一接到通知就召开一次特别会议, 讨论塞浦路斯问题是因为岛上局势已经严重恶化, 我们认为这种局势是土耳其一方已经动手制造的既成事实所造成的。 当然, 我指的是土耳其军事占领下的地区的殖民化的问题, 特别是土耳其政府要把法马古斯塔镇变为殖民地的意图。

塞浦路斯外交部长赫里斯托菲季斯阁下已经以提出具体证据的十分令人信服的方式, 向安理会提出了塞浦路斯政府为什么要向安理会求援的理由。

我要代表我国政府声明, 希腊充分支持这个要求。

我不会重复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已经说过的那么令人信服的言词。 不过, 我还是要请安理会多多包涵, 因为我必须提请安理会注意一种惊人局势, 这种局势是土耳其妄图使我们接受法马古斯塔镇殖民化的新的既成事实而造成的。

诚然, 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 对这个共和国百分之四十的领土进行了军事占领, 造成了数逾二十万的巨大的难民问题。而入侵后三年以来, 土耳其不但没有遵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 反而先是加紧破坏国际法和人权以及对不结盟的塞浦路斯共和国进行侵略, 继而蓄意在谈判与和平的道路上设置新的障碍, 然后又使塞浦路斯的危机恶化, 大会一九七六年第 31 / 12 号决议 已经认识到这是一个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危机。

(希腊)

我要简略地谈一谈这三点。

我们无须长篇大论地解释，为什么土耳其在岛上占领区的行动是违反国际法和世界人权宣言的。把居民赶离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以及夺取他们的财产这些恐怖手段本身，就是对宪章条款以及国际社会的标准和原则的肆意践踏。这些行径都是违反《关于占领领土平民待遇的第四日内瓦公约》的。它们也肆意违反了大会第3395(XXX)号决议执行部分第6段的明文规定，该段要求各方避免采取片面行动，包括改变塞浦路斯的人口结构的行动。

很不幸，这正是塞浦路斯令人无法容忍的局势。土耳其看守政府总统埃杰维特先生好象觉得局势还不够坏，他在今年七月二十日又说：

“我国看守政府正在为复兴塞浦路斯港口城市法马古斯塔的现代化部分进行准备工作，该地自一九七四年土耳其介入以来便告关闭；由于该地区一直关闭，便令人产生了一种印象，以为土耳其把该地摆在一个陈列橱窗里作作样子，表示要对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让步。我国政府已着手消除这种印象。”

稍后，土耳其现政府又继续使用“蚕食”的策略，开始占领市内的建筑物和更改街道的名字，首先就是把肯尼迪街改为桑贾尔将军大街。此外，又发表了一些声明，说什么从九月一日起便开始有计划地把该市变成殖民地。土耳其一方竟然如此任意没收希族塞人的巨额投资和产业，令我们感到十分震惊，大约有五万希族塞人——约占目前难民数目的四分之一——都住在这一产业之中并赖以为生；土耳其一方的做法根本无视国际秩序、无视产业所有权，以为占领者的军事力量可以取代一切法律概念。这使人觉得，我们并非生活在联合国宪章希望实现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过去的黑暗时代里。

这就使我想到第二点，那就是土耳其行动对两族谈判的影响。把这种影响说成是一场大灾大难，并不过分。大家都知道，就塞浦路斯问题进行的两族谈判，除其他事项外，会导致解决同领土有关的基本问题，而这是同难民重返家园相关的。自从一九七五年三月以来，由秘书长主持在维也纳举行的五个回合的两族谈判，以

(希腊)

及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七日间举行的新的一系列两族谈判，只不过是鼓励土耳其一方就岛上领土问题进行认真谈判的努力——这是土耳其一方一直在躲避的事，它所用的种种借口，安理会已是耳熟能详的了。

另一方面，占领国却企图使塞浦路斯的各种既成事实永久化，并使用拖延手段，制造所谓“不可逆转”的局势。被封锁的法马古斯塔镇的命运成了两族谈判的焦点。土耳其把法马古斯塔变成殖民地的行为，只是表示它从头就要使谈判变得毫无意义，而且使将来的对话也变得毫无意义。秘书长本人立刻认识到土耳其行动的危险性，他在七月二十二日指出：

“秘书长对埃杰维特先生还在担任总理时就提议的对瓦罗沙采取的步骤所作的声明，表示关注。假如施行这些步骤，势必造成严重的局势，并对谈判进程的前途有反面的作用。”

我们真的怀疑土耳其一方到底是不是在故意对两族谈判设立一些不能克服的障碍，使谈判无法进行。我们当然希望能够避免这种无可挽回的情况。不过，我们要强调，土耳其的消极态度，同希族塞人谈判代表帕帕多普洛斯先生多次表示的希望，大不相同，他在最近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写信给秘书长在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的信中再度表示了应该恢复两族谈判的希望。土耳其的态度也和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的不懈努力，以及其它为了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进行的国际努力，背道而驰。我们要对秘书长的努力表示钦佩和感激。

如果我们以为可以用武力，或者以驻扎外国占领军的方式，把一个解决办法强加于塞浦路斯，或者以为国际社会为了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竟会接受一个肆意违反宪章原则，特别是规定不容以武力夺取领土的原则以及赫尔辛基宣言的原则的局势，那就是大错特错了。这可能意味着无限期地推迟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并使联合国决议已经认为是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更见恶化。为了避免这种万一发生的局势，我们相信安理会一定会谴责使法马古斯塔或塞浦路斯军事占领区的其余

(希腊)

部分成为殖民地的任何企图，我们相信，安理会会要求土耳其政府——因为占领领土的前途正是要由这个政府负责——采取必要的步骤停止这类行动，并遵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浦路斯的决议，从而达成问题的和平解决。

主席：谢谢希腊代表对我和我国所说的客气话。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维达特·切里克先生，我请他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发言。

(切里克先生)

切里克先生：主席先生，感谢您以及安理会的每一个理事国给我机会，向安理会表明土族塞人一方对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的看法。

我们刚才听到希族塞人和希腊代表的两篇长篇大论的发言，谈到他们自以为是的岛上的现况。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两种选择——或则发表长篇大论，针对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详细地陈述每件事情的真相，或则只是简短地提出塞浦路斯现存的真实情况，让安理会有机会客观地评价岛上的现实局势。

在安理会和大会的前几次会议中，我们总是听到两位代表重弹旧调，作出同样的毫无根据的指控，考虑到我们已经对每一项指控作了答复，所以我现在只想作第二种选择，尽可能简短地谈谈塞浦路斯的局势。

首先，我想提出一个十分相关的问题：为什么要求安理会在这个时候开会再次审议塞浦路斯问题？我不能理解有什么必要召开这个会议。似乎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去占用这个庄严机构的宝贵时间来听取过去几年来在这个论坛上已经一再说过多次的事情。这种作法绝不能促进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也不能促使两族进行有意义的谈判。

无疑地，我们都知道塞浦路斯目前没有战事。事实上，两年多以来岛上就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事。秘书长在一九七七年六月七日的报告(S/12342)以及安理会在今年六月十五日通过的一项决议——第410(1977)号决议——都证实了安全情况相当稳定的事实。

在该地区内，生命没有危险，和平没有受到威胁，土族塞人的武装部队也没有向前推进。因此，并没有改变原状的问题存在。

那么，为什么有人认为有必要召开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呢？

我想，从希族塞人的代理领袖斯皮罗斯·基普里亚努先生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日的政策声明中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最清楚的答案。基普里亚努先生在接受法新社的一次访问中说，“我们的目标是使我们的问题经常受到国际注意以及对土耳

(切里克先生)

其施加最大的压力。”这些话也证实了他先前于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尼科西亚的演讲中所作的声明：“塞浦路斯问题必须活在人们心中，引起国际关注。”

因此，希族塞人要求安全理事会开会的用心是十分清楚的。它显然是出于内部政治的考虑才乞灵于安理会。但是，不幸的是，希族塞人领导人正为了短期的个人政治利益牺牲了整个塞浦路斯的长期利益。

表面上这次会议的借口是：执行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的各项决议，以及据说对马拉什有进行大规模殖民的情况，马拉什又名瓦罗沙，在我们的管辖下，是完全位于土族联合邦境内的一个城镇。

希族塞人代表并不是第一次提出关于执行过去各项决议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的看法和立场已经在过去不同的场合里公开表明过。因此，我无意再详细重述我早先已经说过，而且列入记录的话。在此我只要重申：这几项决议都是在我们不在场时通过的，并没有公平地听取土族塞人一方的意见，因此，它们大部分不能反映岛上的真实情况。塞浦路斯局势后来的一些发展以及两族谈判期间双方达成的协议，使得许多决议受到影响，修改或者变成一纸空文。

我们在此时的主要目标，应该是鼓励和促成两族的谈判，以取得一个公正而可为双方接受的解决办法，不应该在国际论坛上进行无益的政治斗争。

土族塞人一方始终是，而且仍然是赞成两族谈判的。虽然最近在南部的一些发展使得谈判暂时中断，我希望能在今后的将来双方都同意的日期恢复谈判，我们热切希望那时举行的谈判会更富建设性，更有成效。

有趣的是：我的从南方来的杰出同事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今天居然没有详谈这个问题，因为他也许知道，并且认识到甚至这次乞灵于安理会也同自称愿意恢复谈判这两件事，是互相矛盾的。正如我说过的，希族塞人不断诉诸国际机构，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是与这种谈判互相矛盾的，而且所创造的气氛也不利于进行谈判。

还应该在此指出的是：希族塞人行政机构对土族塞人继续实行经济封锁，希族塞人领导人发表的煽动性言论，都无助于为关系正常化创造适当的气氛。此外，

(切里克先生)

我们目的在使两族言归于好，鼓励两个行政机构合作的各项建议，例如成立一个联合过渡政府以及我们所提出的合办一些公共服务的建议，都不幸受到希方的拒绝。

我们完全无法理解希族塞人一方为什么要在马拉什，或瓦罗沙问题上大作文章，事实是，马拉什位于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境内，在土族塞人当局的专属控制和管辖权之下。我们对这个地区的权利，不能同希族塞人方面讨价还价。然而，我仍愿在此时此际，针对这些情况，告诉安理会：我们没有对马拉什进行希族塞人所谓的“大规模殖民”或重新安置；而希族塞人这次要求安理会开会，所根据的正是这两点。

利用该地区北部一座旅馆大楼来作为承办宴席人员训练学校，筹备工作两年多前就开始了，附近的许多房子和公寓都分配给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这件事不应成为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的理由。希族塞人必须认识到常常不当地利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论坛，并不能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只有两族间进行有意义的谈判，才能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正如我曾说过的，土族塞人方面随时愿意开始进行谈判，以期找出实事求是的解决办法。一个实事求是的解决办法会承认受害至今的一方——土族塞人同希族塞人的权利是平等的，这个解决办法也会保证土族塞人的平等地位，并使它能够有效而平等地参与将来的联合邦政府和行政机构。

寻求解决办法的道路难免是漫长而艰苦的。但是，只要有耐心，有毅力，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找出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办法。

我感到遗憾的是，刚才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在安理会的发言使我们不太乐观，因为他到现在还喜欢提到塞浦路斯的“少数”和“多数”，他还是想把塞浦路斯问题当作是希族塞人和土耳其之间的问题来看待。塞浦路斯问题是两族间的问题，只有通过两族在平等地位上进行谈判，才能解决。

主席：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蒂尔克门先生)

蒂尔克门先生：主席先生，我首先要说的是：我很荣幸能参加由你主持的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你的外交经验和才能是有目共睹的，我相信在你能干的领导下，安理会这次讨论的结果，不会阻挠，而会增进塞浦路斯两族进行实际有用的谈判的可能性。

我必须承认我对我的同事——希腊代表的发言，深感遗憾。他提到土耳其侵犯人权，又教训人要举止文明，他实在没有掌握情况。希腊本身才是塞浦路斯持续的悲剧的主犯——这已是历史事实。希腊的记录——充满了对塞浦路斯从事的暴力、武力侵犯和侵略、既成事实、谋杀企图以及一言难尽的阴谋——本来应该使希腊代表三缄其口的。

我要指出，希族塞人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说得最轻，也是令人莫名其妙的。安全理事会在两个半月以前才详细地讨论过塞浦路斯的局势。上次会议的召开是由于秘书长提出了一份报告，秘书长指出岛上很平静。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别是两族领导人于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举行的由我的特别代表参加的会议和二月十二日举行的由我亲自主持的会议以来，塞浦路斯的局势一直很平静。所以，一九七四年事件发生后三年，安全情况已经颇为趋向稳定，并继续趋向稳定……”（S/12342, 第51段）

有人也许会问：六月十五日以来发生了什么事，值得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答案是“没有事”。岛上继续享有前未曾有的平静。这段时期的唯一重大事件是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死亡。这个事件造成了至今尚未解决的权力斗争，乞灵于安理会似乎是一派玩弄的一套手法，目的在证明它比其他各派更积极而更有斗志。

要召开一次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不难，但是要证明岛上的局势已经严重地恶化却是很难的。事实上，希族塞人搜集到的唯一证据是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决定利用

(蒂尔克门先生)

法马古斯塔南部的一个旧旅馆作为旅馆管理人员训练中心。他们在提出这项令人难以置信的控诉时，似乎忘了岛的北部是属于土族塞人控制和管理的，而南部是属于希族塞人控制和管理的。他们似乎没有了解和认识到：土族在它所控制的地区内的所作所为，用不着希族多管闲事。

就土耳其来说，我们的立场在我国外交部长的声明中已经表示过了希族塞人代表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也曾加以引述。我看不出他怎么能对这项声明表示异议。他反对我国外交部长的声明，说什么该地区是在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的控制和管理之下，因而它同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控制下的其他地区不应该有所差别。这本来是事实，外交部长在这方面也决不会有异议。我认为他最好注意查格拉扬吉尔先生在说这一句话前所指出的：地区内的局势没有什么改变，只是新开了一家康斯坦夏旅馆，这个旅馆已经装修了两年，将成为一个承办宴席人员训练学校。

尽管希族塞人的指控十分荒谬可笑，土族为了避免对恢复两族谈判造成新的障碍，已尽量克制自己。土族塞人的代表，也就是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的外交部长，刚才解释过：没有在马拉什区的旅游事业建筑群进行重新安置。尽管希族对土族的内部事务大肆干涉，他还是愿意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再次证明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寻求和平解决争端的决心。事实上，切里克先生也重申过：土族坚决支持秘书长所担负的斡旋任务，并愿意在两族都同意的日期，恢复两族谈判。土耳其政府会继续全力支持秘书长在目前范围内所担负的任务。我们真诚地希望秘书长在尼科西亚的特别代表能够铺平道路，使下一回合的谈判产生实际进展。

主席：谢谢土耳其代表对我表示的友好情谊。

没有其他代表要在这次会议上发言了。如果安理会的理事国同意，我们就在下次会议中继续审议塞浦路斯的局势。下次会议将在今天下午三时举行。

下午十二时五十五分散会。